

## 義之所在

一、

隨著輕柔怒揚的樂聲戛止，一場華麗而隆重的頒獎典禮跟著圓滿落幕，甫獲全國十大傑出企業金獎的忠聯集團總裁王明義，臉上沒有太多喜悅的表情，在特助及六名保全人員擁護下，緩緩步出會場。

在外守候多時的媒體記者，見到這位商界傳奇的後起之秀，立即如潮水襲捲般將他團團圍住。面對這群專門挖人隱私、揭人瘡疤的記者，王明義雖不至避之唯恐不及，卻也沒什麼好感。不是恐懼陳年往事被挖出炒作，而是不願再碰觸那塵封已久的烙印。但！來了的，還是得面對，只見他牽強地揚起嘴角，應對記者的問題。

「王先生！請問您是如何在這短短十年內，建造了一個舉世皆知的手機王國呢？」一位身著深灰套裝的女記者，首先發話。

王明義略作思考，簡潔地回應：「贖罪、懺悔、感恩。」在旁的記者群聽得一頭霧水、面面相覷、其中一位短髮俏麗的女記者接著問道：「王總裁，請問您為何把這次獲頒的一百萬獎金全數捐給恩主公育幼院？」

「知恩圖報、飲水思源！」

女記者又待追問，聲音甫出，即被另一位男記者聲若洪鐘的粗嗓給吞噬：「王總裁！聽說你以前是個混混，還曾經殺過人、坐過牢，這些都是事實嗎？」男記者眉毛高挑，滿臉不屑。

聞言，王明義揚起的嘴角立刻跨掉，未乾涸的傷口彷彿被灑了鹽，一股痛覺在體內蔓延開來。強忍著暈眩，抬頭，勇敢地面對攝影鏡頭：「年少輕狂的無知，使我鑄成無法挽回彌補地過錯！我深深向社會大眾致歉，對不起！當年的行徑是個錯誤的示範。」語畢，臉現痛苦神色。

記者還待追問，身旁特助已示意保全開路，準備結束這段訪問。「對不起！我們總裁還有下一個行程，謝謝各位的關注。」特助禮貌地道。在保全開路下，一行人坐上一旁等候多時的三輛房車，離開會場。

由南返北的路途上，無悔無罪的風景，對照了王明義卑微的片段記憶。深秋的夜霧，時而稠密，時而稀薄，微粒水珠輕拂車窗。王明義按下車窗，讓濕潤的空氣湧進車內，任憑肌膚毛孔盡情

吮吸水霧，似有若無的撫慰，來自霧氣輕沾臉龐的感覺。閉上雙眼，思緒隨著痛覺飄向遠方……十七年前。

「幹！欺人太甚，兄弟們抄傢伙，準備火拼！」王明義掛上話筒，鐵青著臉，氣憤地吩咐手下。一旁的結拜弟弟急忙道：「大哥！發生了什麼事。」只見王明義邊從酒櫃夾層取出一把把武士刀，邊道：「黑狗那混蛋！剛剛帶人砸了我們酒店，還押走兩個小姐，說要抓去強姦！」王明義手裡擦拭刀干，嘴裡續道：「大家約定好井水不犯河水，現在他居然騎到我頭上來了，這個公道若不討！以後我就包起來，不用混了。」話落，提起武士刀吆喝著眾兄弟就要出門。

此時，結拜弟弟卻擋住了門口：「大哥！你不能去，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媽怎麼辦？」

「呸呸呸！還沒出門你就詛咒起我，真是觸楣頭。」王明義一把推開擋在門口的弟弟，一邊交代小弟：「先到車上等我。」接著轉頭望向弟弟，緩聲道：「不用擔心，從小到大，哥經歷了多少拼殺的場面，還不是活的好好地，放心吧！哥不會有事。」

「不行！你答應過我不再與人惡鬥，所以要說話算話，如果你硬是要去，那我也要去！」弟弟臉上表情，呈現不容忽視地堅決。

王明義一聽這話，急了：「哎唷！我的大少爺，那怎麼行？你和我走的路線不同，你是醫學院的高材生，將來要當醫生濟世救人的！而我只是個混混，爛命一條，死了也不過多個儀式……」話至此，王明義吸了口氣，強壓一般上湧的酸楚，表情驟變，厲聲續道：「我現在沒空和你廢話！你馬上給我回家。」說完，拋下心急如焚的弟弟，頭也不回地揚塵而去。

在這節骨眼上，憂心佈滿臉容的弟弟怎肯回家，跨上機車，發動引擎，急起直追。

黛黑的夜幕，一抹銀月高掛，街上殘燈投射出一種枯澀黯淡的微光。

小公園裡，兩派相約談判的人馬，因一言不合已廝殺開來。王明義帶領的小弟一行八人，與黑狗一夥近二十人的陣仗形成懸殊對比。但王明義並不懼怕，他深知道一戰若是龜縮，這幾年用血汗打下的八大行業版圖，將遭黑狗併吞。所以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他必須全力以赴。

無奈！事與願違，短暫的廝殺後，王明義這方已多人掛彩倒地。躲在樹旁觀戰的弟弟，因緊張、擔憂、豆大的汗珠浸濕了襯衣。

原本以一敵二的王明義還殺得遊刃有餘，此時多了三個對手就顯得捉襟見肘，尤其黑狗那伺機而動的偷襲法更是難纏。時間流逝，王明義先前銳利的殺氣，已逐漸被疲憊取代。冷不防一個

閃神，右臂給埋伏已久的黑狗劃破了一道血口。王明義閃身避開了黑狗斜劈而來的第二刀，在地上一個打滾砍倒了兩人，正欲起身再戰，右臂又中一刀，手中緊握的武士刀立刻鬆落。黑狗見機不可失，一個箭步逼近，刀柄反握，準備一刀了結王明義。危如累卵之際，樹旁閃出一人，飛撲向王明義身上。「啵！」的一聲，一截刀柄留在那人背上。

黑狗眼見這刀穿心透骨出了人命，加上耳際傳來的警笛聲，已無心戀戰，口中吆喝：「兄弟們，撤！」一幫手下呈鳥獸般四散。

於此同時，王明義見捨身為他擋下致命一刀的人是結拜弟弟後，腎上腺素直衝腦門淹沒了理智。起身大吼一聲！拾起武士刀對著五、六步之遙的黑狗奮力擲出。也不知是用力過猛還是失了準頭，激射而出的刀刃，不偏不倚插中跑在黑狗右側的一名手下背部，黑狗見警察已吹著哨子追近，瞥了一眼中刀伏地的手下後，頭也不回地冷血逃離。

這邊，心念弟弟的王明義，擲出刀後，馬上扶起表情痛苦的弟弟，割心地道：「為什麼這麼傻！我前途渺茫，不值得你這樣做！」弟弟嘴唇發白，氣若游絲地道：「大哥，我和媽……欠你的，太多了……為了我的學費，為了……媽的醫藥費……」嘔！的一聲，弟弟吐出一大口鮮血。王明義心疼又不捨地把弟弟摟入懷中，緊握的手心，熱度逐漸失溫，「不要說了……」眼眶一股氤氳上湧。

「我要說……不說……以後恐怕沒機會說了，大哥，答……應我，做個好人……孝順媽……」一口氣喘不過來，整個癱軟在王明義身上。

王明義閉上眼睛，仰頭深呼吸，試圖欲把即將潰堤的情感壓抑下來。無奈！心臟像被某種力量左拉右扯地好痛、好痛！腦海自動迅速地轉換一幕幕與弟弟的點滴片段。不爭氣地！淚水包覆著對弟弟的期望墜地，淚散點點，夢碎片片。

無情的歲月，攜走了無數不可思議的人事物，為王明義留下的卻是清晰的苦與痛。

看著陷在回憶漩渦裡翻轉的王明義，特助憐惜地輕聲喚回他飄遠的思緒：「總裁！我們到家了哦！」王明義拉回意識，尷尬地拭去臉頰淚珠，「嗯！」了一聲。此時車子駛入位於陽明山一處僻靜的花園別墅。下車後，王明義溫言道：「各位辛苦了，都下去休息吧！」謙卑有禮的態度是他成功的條件之一，也是部屬們敬服的原因。

走進屋裡，王明義直奔二樓來敲母親房門：「叩！叩！叩！」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課，就是向

母親請安。「請進。」房內傳來慈祥和藹的音頻。

來到母親膝前，王明義噓塞問暖了好一陣子，王母卻回了一句：「眼睛怎麼紅紅的呢？又想起你弟弟了呀！」王明義趕緊用微笑來化解被看破心事的糗態，嘴裡撒嬌道：「哎唷！媽又來取笑我了。」像個小孩般。

「明義呀！媽沒有取笑你，媽很慶幸能有你這麼一個重情重義的兒子，只是……媽希望你別讓過往的回憶給事絆住。」王母嘴角微揚柔聲地道。

「媽！您別為我擔心，偶爾的思念也是一種情感的宣洩，我會適可而止。」王明義溫言撫慰著母親，避開記者採訪那一段。只因他不想讓母親有多餘的擔心。

「懂得拿捏媽就放心了，累了一天，回房休息吧！媽也該睡了。」溫婉地語氣。

「媽，晚安。」向母親道過晚安，王明義逕自回到臥房。洗完澡，情緒略微放鬆，他走至靠窗的書桌坐了下來。此時手機忽然響起，王明義瞄了一眼平躺在桌上的手機，見來電顯示是特助，欣然接起電話。

「喂！總裁嗎？」電話彼端傳來清脆如銀鈴般的聲音。「嗯！我是。」王明義已習慣這樣的模式，每晚睡前與特助確認明日的行程。

「總裁，明早八點與普田集團的合作案在公司簽約，十點開至管會議，下午兩點……」職業化的口吻，一連串的報告卻被王明義打斷：「明早的簽約和會議請總經理主持，下午的行程明天再向我報告。」頓了下，接道：「明早我想回育幼院走走，幫我安排一下。」略顯疲憊地聲音阻擋了特助想追問的衝動。「嗯！好，那您早點，休息，晚安。」

收線後，王明義燃起檀香，視線移至立在桌上的金色相框，些許泛黃的相片裡，一位長相白淨斯文的男孩露齒微笑著。王明義深聞了口香氣，嘴角漸漸浮出一道弧線，思緒隨著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飄出窗外……

噹……噹……噹噹！日正當中，躁悶的氣流夾雜下課鐘響迴盪在質樸的校園裡。國一的教室裡，兩位同學抬著剛從蒸氣室出爐的便當走進來。王明義離開座位取回便當，低頭默默地食用午餐。鄰座，一位今天才轉到這一班的同學，看了一眼王明義的便當後，便從自己的餐盒挾了一支雞腿遞過去。

可惜！此舉王明義並不領情：「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厲聲說著，把雞腿挾了回去。新同學雖

有些不解？但還是希望藉由這支雞腿來打破陌生的氛圍：「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嗎？」再次把雞腿挾過去。

殊不知，這舉動卻引燃了王明義自小在孤兒院長大的卑微心態轉換的怒火。只見他拍桌而起，憤怒地揪起新同學衣領，咆哮道：「你為什麼要嘲笑我、羞辱我，這樣很好玩嗎？」

新同學此時除了驚嚇！一把無名火也上來了：「喂！你講不講理呀！我是看你便當裡只有蘿蔔乾和一顆滷蛋，擔心你營養不良，所以才……」話未說完，王明義已一拳打在他臉上。個子較矮的新同學也不甘示弱地揮拳反擊。頓時，兩人扭打成一團，桌椅便當翻了一地，偶爾還夾雜著女同學驚心動魄的尖叫聲！

訓導處前，兩個鼻青臉腫的少年已被罰站了近兩小時。長得較矮的這位，耐不住性子首先發話：

「喂！你叫什麼名字？」

「……」較高的不答話，把腫了半邊的臉瞥向一旁。

矮的這位又問了：「你對待新來的同學，都用這樣的手段嗎？」嘴唇腫得像香腸。

「……」高的還是沒有回應，但！腫臉轉回了一點。

矮的又再問：「那你倒是說說看，這天底下有拿雞腿請人吃還要被打的道理嗎？」嘴腫的緣故，發音含糊不清。

高的一聽，「噗！」地一聲笑了出來。這一笑牽動了臉上的紅腫：「哎喲！」剛揚起的笑容瞬間轉為苦瓜臉。但口中還是勉強擠出一句話：「你很幼稚耶！」

「幼稚？有沒有搞錯呀！把我打成這副德行，還說我幼稚！」矮的不平地道。

「吵什麼吵！兩個一樣幼稚，吃飽閒著沒事幹！就會給我惹麻煩。兩個各記小過一支，明天請你們家長到學校來一趟。」埋伏在一旁許久的訓導主任，突然竄出：「好了，你們可以回教室上課了。」

回教室的路上，兩人一前一後，高的走前面，矮的在後面。走了一段路，矮的又沉不住氣了：

「你到底叫什麼名字啦？」

高的頭也不回地道：「我們很熟嗎？」矮的一楞，隨即委屈道：「都被你打成豬頭了！還不算熟嗎？」手摸著腫了一圈的臉頰，忍不住笑了出來。

這一笑，化解了所有尷尬和不愉快的氣氛。長得較高的這男孩微微撤下心防：「那你先說。」

矮的猶豫了一會兒，腫大的嘴縫溜出了三個模糊不清的字：「關東煮！」話一出口才驚覺走音走得離譜，一旁的高個兒已笑到上氣不接下氣，邊笑還邊撫著臉，一副痛苦的表情。

矮的急忙解釋，可是語音不明，越解釋對方笑得越厲害。無計可施之下，靈光突然一閃指著自己制服上的名字：「關忠柱。」但此舉並未立即止住對方笑聲。許久之後，高個兒才伸出友善的手：「你好！我叫王明義。」

所謂的無憂無慮，大概就是這個年紀，不再懵懵懂懂，卻也還沒真正瞧過這世界。一場不打不相識的架，充分展現了年少時特有的純真與無邪。

隨著時光流逝，兩人日漸成為無話不談地哥們。兄弟倆一起看電影、一起吃便當、一起打撞球、一起追女孩，一起做著許多相同的夢。也經常進出關忠柱家裡，更被關忠柱相依唯命的母親從育幼院領養，變成沒有血緣關係的兒子。說是沒有血緣關係！王明義卻比親生兒子還要孝順貼心，也格外珍惜這天上掉下來的天倫。

歲月可以使人成長，卻也能帶走人的純真。高一那年，王明義結識了當地的地痞流氓，除了課業一落千丈，性情更 180 度大轉變。原本良善的本質，在一群混混的薰灼下，已染得五顏六色。誤入江湖需要付出多少代價？並沒有眾皆遵循的價碼。有些人懂得懸崖勒馬及時回頭，有些人賠上了生命，還看不見路的盡頭。然而，王明義的年少輕狂所換來的代價是有期徒刑 12 年外加一個「殺人」的污名。

服刑期間，王明義痛定思痛！除了正常作息的手工藝品製作，閒暇之餘，他書本從未離手。舉凡財經、金融、企業名人傳記，網路概念等各類書籍，他無一不看，甚至鑽研。如此充實的囚禁歲月，王明義卻常感心靈深處有著某種缺憾，但又無法具體地說出那種空洞，尤其每個靜謐的夜，腦海浮現弟弟為他擋刀的畫面，心就不由自主地抽痛，眼淚不聽使喚地淌流。感傷過後，心靈就好似被掏空一般，整個人茫然無措。

某天，王明義按照往例，在休息時間到書櫃找書。管理書籍的同學半開玩笑地說：「阿義啊！不用找了啦！我看書櫃的書都被你看完了。」略帶笑意的表情，讓王明義頗為尷尬，立即陪上腩腆的笑臉問：「那……大哥！您還有個人私藏的好書嗎？」

那位同學一聽，馬上揚起眉角，飄起濃濃的鄉音：「有！怎麼會沒有好書呢？」神秘地壓低嗓子：「但！只怕你看不慣呀！」

王明義耳聞有好書，眼睛瞬間射出一道精光，渴求道：「大哥，幫個忙，給我開個眼界嘛！」說著，從衣袋取出香煙遞了過去。那人眉開眼笑毫不客氣地收下，接著從另一個櫃子取出一本《桃園明聖經》。

「阿義啊！這可是老哥哥珍藏多年每天必看的寶典，今兒個先給你瞧瞧。」喘了口氣又道：「看這書，需要福份再加上那麼一點智慧！以前呢？有幾位看似聰明的同學來借閱，可惜！翻了幾頁就說看不懂！其實，那是他們無心，也是他們福份不夠。老弟啊！你可得耐住性子，用心感受，老哥哥向你拍胸脯，對你未來的人生！有無窮無盡的幫助呀！」一番話講得感人肺腑，聽得王明義心癢難耐。心想：「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典籍。」道謝後，迫不及待捧著《桃園明聖經》回自己座位閱讀。

日復一日，王明義逐漸沉浸在書裡的神言妙語：「為人似玉無瑕玷，立志如同鐵石堅……。人之節，如竹又如月，廣大與高明，圓融更清潔，一生直不彎，挺挺欺霜雪，一勁參天秀，舞風弄明月。」

做人本該光明磊落，至於天地之間。在懺悔的光景裡。王明義腦海時現清靈，也深悟：「節義之人濟以和衷，纔不啟忿爭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謙德，方不開嫉妒之門。」的道理。夜裡，再次浮現的畫面，已不再是弟弟中刀那一幕，而是弟弟哀求他「做個好人，孝順母親」的懇切表情。

歲月悠悠，轉眼！七年光景已成過往，王明義懷著贖罪、懺悔、感恩的心假釋出獄，展開人生另一階段的築夢之旅。

二、

翌日，「恩主公育幼院」大門前停了三輛豪華房車、院內，小朋友排成兩列成迎賓隊伍。

王明義掛著燦爛笑容，踩著愉快步伐走進育幼院，兩旁孩童除掌聲歡迎，更齊聲大喊：「王爸爸，我們愛您！」小朋友們心裡都知道，沒有王爸爸，他們將無棲身之所。兩年前，育幼院面臨慈善捐款接應不上，眼看院童將被拆散流落異鄉！王明義挺身而出將三百多坪的育幼院買下，並無償供給院童生活、學雜、飲食等費用。

「恩主公育幼院」的前身是一家沒有宗教信仰的私立育幼院，王明義接手後，因感念《明聖經》給予他的啟蒙與感化，才命名：「恩主公」。並在院內建道場供奉「關聖帝君」，推廣「忠孝節

義」的精神，由於自身的經驗，王明義領悟到，倘若從小就讓忠孝節義的精神深植小朋友內心，長大後即使對國家、社會沒有大貢獻，也會因一股凜然正氣在心中繚繞而安份守己，不做出傷天害理、違法犯紀之事。

對育幼院，王明義有著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這是養育他長大的地方。看著小朋友天真無邪的笑容，王明義逐一地擁抱，給予最直接的溫暖。

一行人在老院長的陪同下，行至道場。神壇居中「關聖帝君」神威凜凜端坐上方；右前方一把七尺來長的「青龍偃月刀」插立架上；左邊則是一比一純銅打造的「赤兔馬」。道場內檀香裊裊，潔淨肅穆，給人一種心安舒適的泰然。

王明義點燃三柱清香，跪落蒲團，虔誠恭謹地對著帝君神像頂禮三拜。禮畢。王明義支開助理、保全，偕同老院長席地而坐。老院長年約八十，身著居士服，滿臉紅光、頂上生輝，眼神慈悲而不失智慧。

斟上茶，老院長開口道：「萬物得其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敬之。」

「院長何來此話？」王明義不解地問。

老院長端起茶杯啜了口茶，悠哉道：「此番言語乃簡述你這些年來的所行所為，難能可貴呀！」

面對這位從小看著他長大的老院長，王明義恭敬之心不敢稍減，立即誠惶誠恐道：「明義無德無能！不敢擔此褒語。」

老院長彷彿未聞明義話語，神色自若地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你在錯誤中求懺悔、求贖罪已屬難能，悟得《明聖經》上之道理，更是可貴！」老院長飲了口茶接道：「難能加上可貴，你融會貫通用於苦難之人，實乃眾生之福。別以為我老了，這些年，你匿名捐款、救助窮苦，種種事蹟我均了然於心。別忘了，你的特助可是我孫女呀！」語落，嘴角浮現一抹高深莫測的微笑。

王明義頻頻拭汗，彷彿心事被人看穿般不自在，眼眸不經意流過地失落，全落入老院長眼底。老院長輕咳了一聲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忠柱死得不冤，當年挺身救你，讓你內心產生愧疚奮而改過向善、重新做人已是功德。今日你於世道所行所為，忠柱若泉下有知，也可含笑長眠了。」

這話，觸痛了王明義心弦，只見他瞬時紅了眼眶，哽咽道：「我對不起弟弟！當年若不一意孤行，弟弟也不會死。」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老院長嘆了口氣，悠悠道：「唉……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倘若沒有忠柱的捨身取義，又何來你今日的浩然正氣。你也無需太過自責，只要奉持帝君訓示之忠孝節義精神行於世道，即仰不愧天，俯不愧忠柱。」

王明義含淚點頭謙卑道：「明義定謹遵院長教誨，繼續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老院長聞言將杯中茶水一飲而盡，仰首哈哈大笑，口中喃喃有語：「眾生之福！眾生之福啊……」結束孤兒院行程，王明義一行人簡單用過午餐，隨即趕赴另一場由世界展望協會主辦的慈善募款活動！

會中，主辦單位播放非洲衣索比亞實錄的影片。只見影片中的孩童個個骨瘦如柴，圓睜大眼，蒼蠅沾滿頭臉揮之不去。眼神流露出無辜、無助，沒有明天的茫然。在場與會人士，莫不為這苦難的畫面牽動側隱之心。陸續有人發動認養、捐款！王明義紅著眼眶，吩咐特助以關忠柱的名義訂購一萬包白米，救助這群可憐的孩童。

秋盡葉落，這是感傷的季節。懷著非洲孩童給予地衝擊和震撼，王明義支開保全，與特助驅車來到海邊。

每當無以釋懷，他總會來到這裡，讓翻滾的心緒平靜。凝望西斜的夕陽映照在海平面上，波瀾粼粼、波光耀眼、美不勝收。翻起的浪花，輕柔敲擊岸邊的巨岩，彷彿輕撫著他激盪的心情。深吸一口沁涼的海風，王明義偕同特助坐落在海堤上。

「好美的景像！如果世上的人、事、物都能如此美麗，那是不是就不再有苦難降在世人身上？」王明義望向大海。感嘆地道。

「人生總有許多缺憾！太完美，就不叫人生了。」特助望著遠處延展海岸線，幽幽自語：「生命也是如此，只有短暫的絢麗。」

王明義低頭沉思了良久，倏然，像領悟了什麼似地抬頭道：「我懂了！人生或許有殘缺，生命或許真的無法永恆，但真理卻永遠不會消失或變質。」語畢，糾結的眉頭緩緩鬆開，臉上呈現一種豁然開朗的明白。

回程的路上，特助禁不住長年的好奇，小心翼翼地觸及王明義內心深處最敏感的記憶。

原以為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沒想到王明義卻一反往常把積壓多年羞於啟齒的往事，對她一一訴說。從孤兒院的生活，如何與關忠柱相識，以及混黑道、殺人、坐牢等……。

「那總裁出獄後就開始接觸手機產業這區塊嗎？」特助睜著圓圓大眼問。

「喔！不！出獄後我曾試圖找報紙上的工作，無奈！因背負殺人前科，沒有一家公司願意聘用我。」王明義雖輕鬆敘述，臉上卻掩飾不住當時的失落。

特助若有所思地點頭：「哦……怪不得我們公司所有對外的應徵訊息都備註：歡迎更生人加入，原來是總裁有過求職無門的經驗，所以特意給更生人重生的機會！」想了下，疑惑問道：「這些人大多沒有相關科系的專長，任職後真能勝任工作嗎！」

「哈哈！沒想到妳這小女生問起話來倒是犀利。」王明義笑開懷地看了特助一眼：「問得好！四年前，公司穩定成長之時，我就另外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培訓更生人的部門。別小看更生人，他們很多都是天資優於常人的奇才，只是當初把聰明用錯了地方，才誤觸法網。倘若加以矯正、引導、栽培！他們是會蛻變成創造力、生產力，無法預估的一支生力軍。舉個例子：研發部的陳經理，只有國中學歷，但他卻仗著有顆天賦異稟的腦袋，利用電腦偽造國幣、印製出來的鈔票幾可亂真，案發當年曾轟動全台，相對地，也對國家社會造成莫大的傷害，因為他被捕時假鈔已流入市面約五億元。妳說，如此人才！如果引他走入正道，是不是國家之福、社會之福、百姓之福呢？」

聽了這段剖析，特助眼神流露出崇拜波光：「總裁不愧是總裁，不僅眼光獨到還充滿仁義心腸；給了更生人一個肯定自我的舞臺；也為國家社會減少許多負面的負擔。總裁，您真偉大！」發自內心的讚嘆。

王明義嘴角微揚，謙虛道：「能力所及，盡一份心力而已，別誇我，這世上還有許多缺憾和不完美，並非我一人能使其周全。」含蓄中帶點感慨的語調，道出了他時感無力的愁悵！「對了！我們好像把話題扯遠了。」話鋒一轉，回到自己的故事。

「後來，我花了三個月時間鑽研網路拍賣，全盤了解經營和運作模式之後，我毅然決然投入網拍工作。我積極地四處尋找一些稀奇古怪的商品作為次賣品，主賣的商品則是平價服飾。就這樣，日復一日逐漸在網路上做出了口碑，員工也由我自己一人，慢慢增加至近百人。」王明義輕淡地描述，特助卻聽得津津有味，追問道：「總裁所說的商品，在我記憶中公司好像沒有吧？」

滿臉問號。

王明義笑了笑，接道：「網拍是初期創業，兩年後，我敏銳的直覺，嗅出了另一道商機！直覺手機市場不僅不會退燒，還會隨著時下年輕人追求流行的心態！繼續延燒下去。但畢竟這只是個想法，因為創立一家擁有自己品牌的手機公司並非易事。首先需要龐大的資金，再者技術層面也是一大考量，在兩者均不足的情況下，我選擇了先從手機零件代工做起。從找地、設廠、引進設備，接洽上游廠商，我都親力親為。」喝了口茶，續道：「或許是我創業的決心感動了「關帝爺！」總感覺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牽引著我，一切事情好似沒有阻礙地順利進行著。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網拍公司營業額突然暴增好幾倍。加上財團金主捧著大筆資金前來投資。無形加上有形，為我解決了資金調度的問題！就這樣，三年後我創立了第一家擁有個人品牌的手機公司，直到今天的手機王國。當然！最初的網拍公司至今依然存在，且還多了幾家實體店面和生產線，妳的記憶中沒有這些商品是因為在妳任職前我已把整個事業體切割分明，網拍公司交由專業經理人管理。」

聽完王明義的傳奇故事，特助不可置信地呆望前方，喃喃自語：「難怪人家是總裁而我是助手，腦袋裡裝得東西不一樣嘛！」聞言，王明義會心一笑，看著別墅已映入眠簾，聞口道：「小美女，回神哦！到家囉！」特助轉頭對上王明義視線，臉上一紅，隨後兩人相視哈哈大笑。

三、

三個月後，西元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和煦的陽光，穿透鮮嫩枝椏灑落初春綻放的花蕾。麻雀三五成群嬉戲枝頭，吱吱喳喳捎來春天的氣息。

此時，太平洋另一端的日本卻蒼翠凋零、嫣紅暴褪。駭人的九級強震，瞬間震毀了東北地區，宮城、岩手、福島、青森、茨城等縣多處民宅、學校。

強震引發大海嘯，席捲稻田、淹沒城鎮，汽車從橋樑沖落，沉入水中，船隻、房屋和拖車也慘遭海水侵襲。

日本東北九級強震，威力相當於一萬一仟顆廣島原子彈爆炸，其威力約是台灣九二一地震的二七五倍。目前死亡人數初步估計超過一萬人，受困於大水、瓦礫堆中等待救援人數約三萬……  
偌大的辦公室裡，王明義望著電視新聞畫面，主播觸痛人心的報導使他揪心刺痛，一股救人的

正氣直襲心頭。

按下分機鍵，王明義吩咐特助，通知人事部及公關部經理立刻至他辦公室。

「總裁！什麼事這麼急？」兩人疾步進入總裁辦公室，人事部經理率先發問。

「兩位請坐。」招呼完兩位經理，王明義隨即道：「李經理，你即刻把公司所有更生人的人事資料調出來，慎重篩選兩百人，必須身強體壯、四肢健全，且要有護照！選定後，徵詢他們意見，看是否願意和我前往日本救災！」交代完人事部經理，王明義接著面向公關部經理：「黃經理，你馬上聯絡各家航空公司，預約明早 10 點至 12 點飛往日本的航班，指定一架波音七四七，我們要包機。聯絡救難協會，請他們支援二百套救難裝備或代我們訂購。時間緊迫！請於明早送往機場。」交代完畢，略微思索又道：「李經理，有意願前往救災的人員，立即為他們加保意外險。好吧！你們即刻去辦，任何狀況，馬上回報！」

派任完兩位經理的任務，王明義並未鬆一口氣，拿起話筒，撥了通電話給大使館的日本駐台辦事處。說明原委之後，辦事處人員立即聯絡祖國，安排救災單位協助王明義一行的救災行程。

晌午，王明義焦急地在辦公室來回踱步，在交辦之事尚未確定前，他的心始終懸浮半空。

嘟～嘟～。此時內線響起，王明義急忙接起電話。

「報告總裁！救災人員已選定，兩百位更生人熱血響應！且全出於自願。」話筒彼端，人事部經理興奮地回報。「好！辦得好！即刻請參與救災的弟兄先行返家準備，明早 8 點公司集合。」

王明義簡單交代即掛上話筒。接著公關部經理也回報航班、裝備已敲定。

箭在弦上之際，王明義找來公司委任的顧問律師立遺囑！內容大致有三：一、救災若發生意外死亡，將把百分之三十遺產留給一同前往救災那兩百位員工均分。二、百分之五十捐給弱勢團體，恩主公育幼院獨佔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二十留給母親。

悲天憫人的情操！在王明義身上一覽無遺。試問！有誰願意放下傾城的財富，雲端的地位，冒著生命危險前往另一個國度，去搶救八竿子也打不著的陌生人呢？儘管阻止聲浪鋪天蓋地襲捲而來，但依照無法阻擋蟄伏在他血液裡的一股凜然正氣！開始流竄。何謂義？此乃大義！義之所在。

隔日，王明義一行兩百多人，打著台灣救難隊！浩浩蕩蕩抵達日本。日本政府除表達最誠摯地感謝！並指派東京救難總隊大隊長前來接機，入境後隨即轉搭國內航班飛往災區，以爭取寶貴

的黃金七十二小時救援時間。在這緊急時刻！王明義極力爭取前往災情最慘重的福島縣救人。但由於福島已遭核電廠輻射物質外洩污染，列為一級禁區！一般民間救難隊因裝備、專業技術、認知不足而無法進入。最後在東京救難隊的分配下來到了青森縣。

進入災區，王明義率領的台灣救難隊共分成二十組，每組十人，由東京救難隊另加派三人協助帶領。

出發前，王明義集合了大家，語重心長道：「感謝各位弟兄情義相挺！這份情，我王明義永生銘感於心。接下來的任務非常危險、艱鉅，請各位務必配合帶領人員的指示，我們以救人為第一優先，但也須顧及自身安全，我不希望有人受傷。加油！出發！」語畢，王明義率先背起重達七公斤的救難裝備，登上救災專車，展開一場搶救生命大作戰。

車行約兩公里，道路已被斷壁歪樑阻斷，一行人只好下車徒步前行。此時日影斜照，放眼望去，一片殘骸瓦礫熠熠生光卻毫無生息，因為比他們早先進入災區搶救的人員，擔架上抬的都是一具具蓋著白布的冰冷屍體。如此慘烈、震撼的景像，王明義不禁心急道：「弟兄們！大伙加快動作搶救生還者！」話落，大伙四散開始搜救。王明義取出生命探測儀進入一棟半塌的民房。不一會兒，即偵測出瓦礫堆下有微弱的生命訊息：「這裡有人！」聲音發顫喊道。

臨近的四、五人聞聲立即趕來幫忙，大伙迅速地搬開斷樑磚瓦後卻只發現一張床、正當大伙感到納悶之際，王明義靈光一閃道：「人在床底下！」先會意過來的幾個人，七手八腳地翻起床墊，果然看見一個昏迷的中年男子躺在那，隨行的醫護人員馬上將他抬上擔架送往醫院。

出師告捷！不僅是好兆頭也為所有隊員打了一劑強心針，接下來的救援可謂每到必捷！這一晚，搜救工作持續到晚間 12 點才交給下一班救難人員。當晚，台灣救難隊各組回報，統計共救出十二位傷者。

接下來幾天的救援因是白天進行，所以獲救人數略為增加。但有一件事卻一直衝擊著救難隊的士氣，那就是罹難人數爆增為生還者數百倍。

第五天，所到之處已都是冰冷的屍體，一整天的搜救，只尋獲一位奄奄一息的婦人。正當大伙準備交接休息之時，王明義身旁的救難犬，突然對著五公尺外的一間半塌洋房狂吠。王明義警覺有異，立即進入洋房搜救，救難犬也跟著衝進，在一片斷壁前狂嗅悲鳴！隨後趕至的隊員幫忙王明義合力掀開斷壁。但看到的景物卻讓大伙啼笑皆非，原來斷壁下方的空隙縮著一隻壓斷

腿的母狗。

大伙將狗抬上擔架，正要離去時，王明義隱約聽到一聲好似嬰兒的嚶嚶。停下腳步，屏氣凝神側耳傾聽，良久，都沒動靜。就在打算放棄時，「嚶！」地一聲，微弱卻清晰地傳入王明義耳中。

王明義精神一振，取出生命探測儀，準備搜尋聲音來處的正確位置時，倏然一陣劇烈搖晃……。

「是地震！大家小心樑柱、吊燈！」同行的東京救難隊隊長迅即提醒。但！說時遲，來更快，同一時間，在王明義頭頂的天花板上，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吊燈，瞬間掉落！眼看筆直而下的吊燈將要砸中王明義。「小心！」千鈞一髮之際！一名隊員撲身而上推開王明義，讓他脫離危險範圍。相反地，自己卻陷進傷害境地，著地的剎那，吊燈跟著重砸在他背上的背包。

此時搖晃漸歇，王明義趨前關心因救他而伏臥地面的隊員。這人名叫：李文懷，是王明義服刑時結識的好友，個頭嬌小，為人卻充滿正義感！這次隨行前來日本救災，是感念王明義的再造之恩，希望能為這位宅心仁厚的老闆盡點棉薄之力。如今心願已償，只見他趴在地上傻笑，這一笑也讓大伙鬆了口氣。

王明義將他扶起，問明傷勢無大礙後隨即起身道：「各位弟兄，餘震威力驚人！大家小心謹慎。」說罷！朝方才聲音來處搜尋過去。

嘩嘩！嘩嘩！儀器在一堆凸起的碎瓦上響起。眾人循聲陸續集中過來。王明義嚴肅說道：「底下或許是小嬰兒？咱們移動磚瓦時務必格外小心，切莫傷了小寶寶！」話落，隊員們輕手輕腳地快速清除殘瓦碎磚。很快地！看見了張扭曲變形的桌子，四名隊員走近，合力扳住桌角，緩慢向上拉起。

接下來的畫面，震懾住了在場所有人心魂！王明義在呆楞了三秒後，隨即感到一陣強烈的酸衝向鼻頭，體內的震撼激盪！翻攪敲擊著心房竟無法止息。閉上眼，那已烙印在腦海裡的景像立即浮現：只見一位氣絕的少婦斜倚著牆，僵硬的手臂環抱一個小女嬰，胸口衣襟敞開，露出一對乾癟的乳房。懷中的娃兒，半開眼地吸著已經沒有乳汁的乳房，時而發出無力的嚶嚶。

睜眼！映入眼簾的畫面昇華，母愛的光輝，縈繞頹頃荒涼的殷墟；母愛的無私，牽動所有隊員淚腺；母愛的犧牲奉獻，觸痛所有隊員心扉。幾天來逐漸麻痺的感官神經，這一刻！恢復了知覺。

在場的台灣救難隊員都是犯過錯的更生人，回想過往的荒唐歲月，自己帶給母親的擔憂、恐懼、傷心、難過，不禁淚流滿面，幾位隊員甚至崩潰大哭。此情此景，王明義憶及《詩經》的一段話：「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覺，兩行熱淚滑過臉頰。

此時，漸黑的天際，倏忽！轟隆一聲！大雨傾洩而下。呼嘯的風、嗚咽的雨，交織成一曲扣人心弦的樂章，彷彿老天也為這偉大感人的畫面而落淚。

四、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入境大廳。

忠聯集團總經理，率領各部門主管等候在大廳，準備迎接即將入境的台灣救難隊。

這場驚天動地的日本 311 大地震，無情地奪走了二萬七千六百多條寶貴生命，損失超過三千億美元，成為全球史上損失最慘重的天災。而台灣救難隊在震後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救人的義行，也受到各國媒體大篇幅報導！

這是一份榮耀！享譽國際的榮耀，這支榮耀的隊伍，在王明義的領軍下踏入境土。頓時，掌聲四起，歡呼聲此起彼落，總經理笑容滿面地上前，給王明義一個大大地擁抱：「總裁！辛苦您了。」王明義也回以熱情肯定的緊抱：「聽說，我不在的這段期間，你把公司大小事處理的井然有序，真是辛苦您了。」總經理腼腆一笑道：「這是我該做的！」接著引薦前來接機的各部門主管。王明義親切有禮地逐一握手寒暄，直到看見母親站在身前不遠處，才急奔過去。

「媽！您怎麼來了？」王明義緊張地問，王母眼眶含淚，握住兒子臂膀上下審視：「你這孩子也真是的，去日本救人也不說一聲！讓媽擔心了好幾天。」語落，頻頻拭淚。

撲咚一聲！王明義屈膝下跪：「媽對不起！讓您擔心了。」這一跪！不只王母一愣，在場各部門主管均一陣錯愕。王母趕緊扶住兒子，柔聲道：「起來，快起來！媽沒有責怪的意思，只是隨口說說。」扶起兒子，王母接道：「救人是件好事，即使媽知道了也不會阻止。你這次的仁義之舉，不僅讓媽感到驕傲，媽更以你為榮！長大了，你真的懂事了。」說完，緊抱兒子，喃喃有語：「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回程的車上，王明義像個孩子般挽著母親，敘述救難時所發生的種種事蹟。原來！從第六天開始，他們已不是抱著救人的心情，而是懷著尋找奇蹟的企盼。可惜！一直到第十天，奇蹟依舊沒有降臨。

兩天後，行政院特別舉辦了「歡迎救災英雄載譽歸國」的茶敘暨表揚大會。行政院長親自頒給兩佰位更生人，每人一紙象徵榮耀與感謝的獎狀，受獎的那一刻，所有更生人才深刻地明白：「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王明義更受頒最高殊榮！由總統提字的匾額，橫寫的四個大字：「義薄雲天」金光閃閃，耀眼生輝。

茶會結束後，王明義獨自來到他為弟弟打造的私人墓園。擺上鮮花素果，點燃三支清香，望著墓碑上的照片，微笑道：「關東煮！哥來看你了，開不開心？我想，你一定很開心！今天，哥想告訴你，當年答應你孝順媽媽、做個好人，我都做到了。」話落，仰頭深吸一口氣，試圖壓抑傷感的情緒。

突然！背後傳來一句既熟悉又陌生的聲音：「我都知道！」王明義打了個哆嗦，猛一回頭，全身彷彿遭電流通過，一陣暈眩敲擊腦門。他不敢相信地捏了捏臉頰，再揉了揉眼睛。眼前的人卻說：「你不是在做夢！」

或許是來得太突然？也或許是衝擊過大？其實王明義心裡已有八成相信這是事實了，因為他看見母親從那人身後走出。但嘴裡卻：「不可能，不可能……」地碎碎有語。

那人眼眶含淚，疾步走向王明義：「哥。是我啊！我是忠柱，我沒死呀！」王明義淚水早已不聽使喚地橫淌直流。走近，一拳打在關忠柱胸膛，接著一把將他緊抱：「你這混蛋、臭小子，死了就死了還回來做什麼？」頓了下，又道：「你怎能如此狠心？你知不知道這些年哥有多麼想你？」話至此，泣不成聲。

關忠柱也已熱淚盈眶，身體不停抽顫，歉疚地直說：「對不起，對不起！」一旁的母親亦默默飲泣。

睽別近十八年，再次重逢，兄弟倆緊緊相擁，無聲啜泣，彷彿這世上再沒有任何事比此刻感受對方溫度來得重要。少頃，當兩人心緒逐漸平復時，王明義才開口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關忠柱擦拭淚痕，幽幽地道：「當年那一刀，我以為咱兄弟將從此天人永隔。在醫院昏迷了三天，醒來後醫生告訴我：『幸好這一刀偏右，再往左挪個兩公分，你就沒命了。』原本打算等傷口痊癒要去看看守所看你，但第四天媽跟我說，她想到一個可以讓你改變的方法。商量過後，我們決定趁你收押與外隔絕，由媽對你發出假死訊，為了掩你那幫兄弟的耳目，我們甚至辦了假喪禮。當然！這方法能否讓你因內疚而重新做人，我和媽一點把握也沒有，但也唯有一試。」

母親接起話尾道：「義兒，請原諒媽當年的決定，並不是媽狠心要拆散你們兄弟，而是唯有這樣，才能喚醒隱藏在你潛意識裡的那股正義之氣！」

咚的一聲。王明義慚愧地朝母親下跪道：「孩兒不敢心存半點責怪，能有今日的成就，全是您給孩兒的恩賜！」話完就要足嗑頭。母親忙伸手扶起：「起來，起來！媽承受不起。你今日的成就，是靠自己雙手打拼出來的，媽沒有幫上什麼忙。倒是你弟弟，他在你經營手機事業初期，把自己行醫七年存下來的錢，加上他爸爸留下來的土地、房子賣了，大量購買你網拍公司的服飾，好讓你資金調度更順暢。那些衣物則分送給花蓮山區較窮苦的人家。」

王明義瞬時恍然大悟，原來當年網拍公司業績暴增是弟弟暗中幫的忙！他才是自己一直以為的「關帝爺！」感動與感激混雜著愧疚，王明義仰天一聲長嘆！哽咽道：「此恩此德！我要如何以報？」

見哥哥如此，關忠柱忙上前拍肩安撫：「哥！別這樣，你做得已經夠多了，無需內疚。這幾年，你已一直在回饋社會、回報國家，這也正是我和媽所企盼的回報！你知道媽為什麼選擇十八年後才讓我們重逢嗎？」

「不知道！」王明義一臉茫然。

「就因為你已徹底脫胎換骨！所行所為更超越了「義」的本質。你知道嗎？當媽告知我你拋下總裁身份！帶領一群更生人前往日本救災時，我除了擔心，更多的是震撼與敬服……」將視線移向母親，關忠柱再道：「在那當下，我和媽很有默契地決定，等你平安歸來，就是我們一家團聚的時候。」

此情此景，無聲勝有聲。王明義再次緊抱這位不是親弟弟，但卻可以為他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弟弟。此時，腦際不停浮現人生旅程中，每一幕酸甜苦辣的畫面。從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到今天所擁有的親情、事業……等等，有哪一件不是母親和弟弟造就的？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心念電轉下，王明義做了一個決定，神情堅定地望向母親與弟弟：「媽！從今而後，孩兒將改姓：「關！」未來的人生，生是關家人！死是關家魂！」話落，母子三人相擁而泣。

尾聲

絢爛的雲彩在天空舒展，綺麗的霞影輕吻海面，隨著波濤蕩成無數細鱗，悠悠蠕動。

關明義和關忠柱坐在海灘，遠眺海平面盡頭的青綠山巒，恣意享受海風迎面輕拂地涼爽。少頃，

關明義嘴角輕揚地道：「好優雅的景緻！難怪你會選擇在這行醫。」

「倒也不是完全為了這個，最主要是花蓮地區的部落醫療相當匱乏，所以我才選擇留在這裡。」

關忠柱輕描淡寫道。

「那如果我請你到公司擔任副總裁，你會考慮嗎？」王明義依然微笑，但多了誠意。

這次換關忠柱笑了：「聽起來好像蠻吸引人！可惜我不是經商的料，再說，過慣山野林間的生活，辦公室我是坐不住的。」

關明義拉回視線，移向關忠柱：「既然這樣，那我為你在這蓋一棟大型醫院！讓你既可以濟世救人又能享受好山好水，你覺得如何？」語畢，認真地望著他。

關忠柱略微思索，臉現愉悅道：「這個提議不錯！很有建設性，但我希望它能蓋在綠島，因為當地的醫療資源比這裡更匱乏！」頓了下，眉頭微皺地續道：「幾年前，有次看見新聞報導說：一位婦人因感冒引發急性肺炎，無法及時送回本島救治而枉送一命！在那當下我就決定，日後若有能力，一定在綠島蓋家醫院。」

「好好好！一切都依你，以後咱兄弟各自堅守崗位，一起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關明義燦爛展顏：「另外還有一件事，哥想徵求你的同意！」

關忠柱好奇地問：「什麼事？」

關明義道：「我打算成立一個照顧弱勢族群的基金會，而基金會的名稱就以我倆名字各取其一命名。」

或許是心願已了，關忠柱頑皮笑道：「那不是「明忠」就是「義柱」囉！」

關明義一時沒能會意過來：「什麼？」眼睛圓睜！

看著這位叱咤商場的哥哥露出難得一見的窘態，關忠柱忍不住哈哈大笑！

這一笑倒點醒了關明義，只見他佯裝地喊道：「好啊！臭小子，耍我！」接著做勢欲打！關忠柱起身一溜煙順著海灘奔逃。「關東煮，別跑！」關明義童心大起緊追在後。

奔跑一陣後，關忠柱氣喘吁吁地回頭求饒道：「別追了，剛是逗你的，我知道你一定會取名：《忠義》！」

關明義哪肯就此饒他，追在後面嚷嚷：「臭小子，今天一定要讓你嚐嚐我的厲害！看你下次還敢不敢捉弄我。」

此時，夕陽西沉，兄弟倆延著迤邐的沙灘赤腳追逐，嬉笑聲合鳴海風的呼嘯，共譜出一首溫馨、祥和、喜樂地協奏曲。

全文完